

月亮与六便士

【英】威廉·萨姆塞特·毛姆·著

陈逸轩·著



月亮与六便士

The Moon and Sixpence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著

陈逸轩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月亮与六便士 / (英) 毛姆著; 陈逸轩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
(独角兽文库)

ISBN 978-7-5675-4292-1

I. ①月… II. ①毛… 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
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0427号

月亮与六便士

著 者 (英) 威廉·萨姆塞特·毛姆

译 者 陈逸轩

特约编辑 宣慧敏 陈佳悦 吴 岚

项目编辑 许 静 姚之均

审稿编辑 陈 斌

内文设计 叶金龙

装帧设计 白咏明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 市 (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9.5

字 数 221千字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

书 号 978-7-5675-4292-1/I.1453

定 价 35.00元 (精装)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联系)

代序

另一个高度

刘 瑜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作家，代表作《民主的细节》）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

你很难想象，环顾我四周所有具有上述特征的朋友，我也不能。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陪伴自己十七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四十岁，住在全巴黎

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一百块钱。

但，这并不是一个追梦人如何历经艰险实现辉煌的励志故事。如果是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男主角应该二十出头，英俊潇洒，在书中碰上一个有钱人的漂亮女儿，当然肯定也会碰上一个嫉妒他才华的小人，该小人势必要跟他争夺那位小姐，但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男主角成为大亨，有情人也终成眷属。

《月亮与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它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什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查尔斯疾步如飞，如愿以偿地追上了他的噩运。五年之后，他在巴黎贫病交加，躺在小阁楼里奄奄一息，若不是朋友相救，几乎一命呜呼。后来，他沦落街头成了码头工人。又过了几年，他自我流放到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身患麻风病，双目失明，临死之前叫人把他的巅峰之作付之一炬。十五年之内，这个伦敦的股票交易员风驰电掣，越过城市、越过文明、越过中产阶级、越过太平洋、越过人性，终于追上了命运这匹烈马。

“He lives at another level”。电影《今晚大事件》（Big Night）有这样一句台词，查尔斯让我想起这句台词。别人的

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

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但我想这就是那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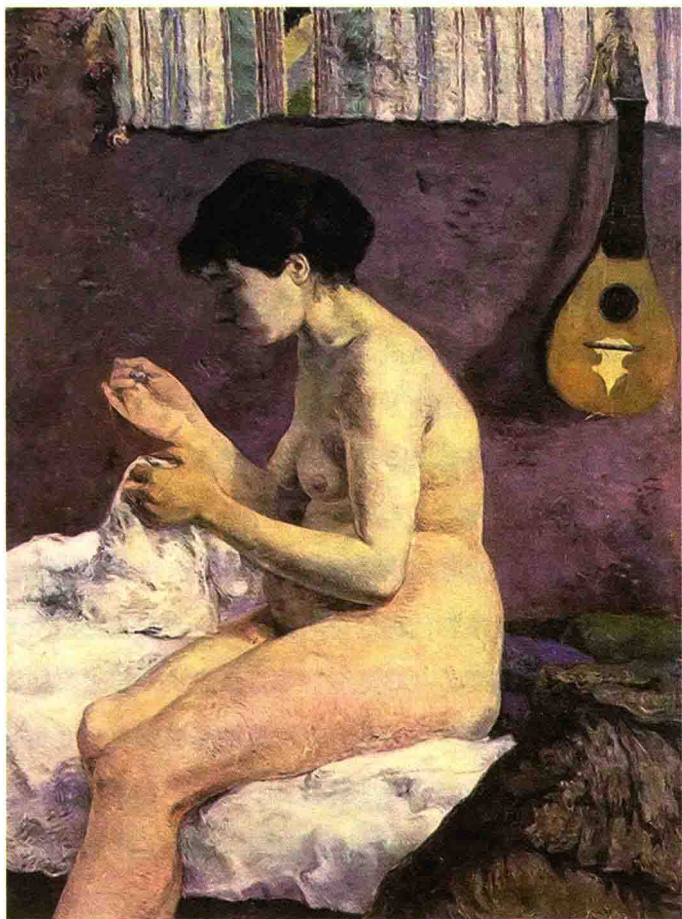
另一个高度/刘瑜	i
月亮与六便士	1
附录/毛姆年表	290

我承认自己刚认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时，丝毫不曾察觉他有任何与众不同之处。然而，如今却很少有人会否定他的伟大。我所谓的伟大并非走运的政客或成功的军人所成就的功名：那种伟大源自于所处的地位，并不属于本人，只要时移事迁就会变得微不足道。一国首相下台后，常被看穿过往只是个口若悬河的说客；而没了军队的将军，不过是解甲归田的落魄英雄。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伟大则是真正的伟大。你或许并不欣赏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无法不对他产生兴趣。他撼动你的心思，吸引你的目光。他已不再遭人奚落，拥护他不会再被视为异端，颂扬他也不会被当成反骨的行为。他的缺点已为人所接受，被当成形成他优点的必然条件。他在艺术界的地位尚有可以讨论的空间，其仰慕者的恭维或许一如批评者的非难般反复无常。不过有件事情毋庸置疑，那就是他的确天纵英才。对我来说，艺术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艺术家的性格；只要其性格卓异非凡，我就愿意原

谅他千百个缺陷。我想委拉斯凯兹是比艾尔·葛雷柯^①还要杰出的画家，然而习以为常却让人们对他的欣赏逐渐疲软。那名克里特人的作品却散发着官能与悲剧的气息，如同供奉祭品般献上艺术家自己神秘的灵魂。一个艺术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不论他们用来装点世界的作品是崇高还是美丽，都满足了人们的审美意识，而这一点也近似于性本能，两者同样野蛮粗暴。艺术家除了献上艺术品，同样在你面前献上了他自己，追寻他的秘密有如读侦探小说一样令人着迷——那是一个跟宇宙一样没有答案的谜。就连思特里克兰德最不重要的作品里，都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古怪、煎熬而复杂，让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不能对他漠不关心，也正是这一点让众人对其生平及个性倍感好奇。

直到思特里克兰德过世四年后，由于莫里斯·胥瑞在《法国信使报》上写的那篇文章，这位默默无闻的画家才免遭被人遗忘的命运，而那篇文章或多或少也为后来的作家开辟了他们都遵循的先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法国无人能挑战他的权威，他笔下宣称的事情让人很难不啧啧称奇：那些事情看似夸张，但后人却证实其所言不误。如今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几乎都建立在他笔下的记述上。他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最传奇、动人的

① 艾尔·葛雷柯 (El Greco, 1541? -1614?)，西班牙画家，出身于克里特岛。——译注



《裸女习作》（Woman Sewing, 1880年）

篇章。但我不打算论述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除非那会涉及他本人的性格。我不同意某些目空一切的画家的论调，他们宣称外行人不可能懂绘画，要欣赏他们作品的最好方法就是闭上嘴拿出支票本来。这是一种可笑的误解，把艺术视为一种只有工匠才能通晓的技艺。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情感的呈现，而诉诸情感的语言所有人都能领会。不过我也承认没有实际技术知识的评论者，很难对这样的主题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评论，而我对绘画这方面最是无知。但幸好我无须冒这个险，因为我的友人爱德华·雷格特先生，在一本小册子^①里详尽地讨论了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作品；雷格特先生本身是写作能手，绘画也相当出色，他这本书的写作风格迷人，很可惜这样的风格在英国不如法国那样常见。

莫里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勾勒出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概要，巧妙地激发起好奇者进一步了解的興趣。他对艺术的热情并无私心，他真正想要的是唤起有识之士来关注这样一个创意非凡的天才；他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记者，他知道“人情味”能让他更轻易达成目的。有些在伦敦就认识他的作家，或是在蒙马特咖啡馆里遇见他的画家，这些过去曾经跟思特里克兰德接触过的人，讶异地发现他们眼中那名落魄的画家，居

① 《一位现代艺术家：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作品评论》，爱尔兰皇家海柏尼恩学院准会员爱德华·雷格特著，1917年马丁·塞克出版。

然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天才。此时法国与美国的杂志上开始出现一连串文章，有的重提往事，有的讴歌赞赏，而这些都助长了思特里克兰德的名声，更让大众的好奇心愈发强烈。这个主题很庆幸有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的努力考据，他在自己的专论巨作^①里洋洋洒洒地列出可靠的资料出处。

人类天生就有制造神话的能力。在那些与众不同的人物的生涯里，人们贪婪地抓住任何惊奇或神秘的事迹，然后捏造出自己深信不疑的传说。这是传奇故事对平凡人生的反扑。传说中的事迹确保主人翁能通往永垂不朽的境界。沃尔特·雷利爵士如今在人类共同的记忆里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他脱下自己的披风让童贞女王^②垫脚走过，而不是因为他将英国的名声传到未知的国度——惯于反讽的哲人思及此处必定哂笑。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在世时默默无闻。他的敌人多过于朋友。那么写文章谈论他的人以充沛的想象力补足自己贫瘠的回忆，自然也不足为奇，而显然关于他已知的鲜少事迹，已足以让稟性浪漫的文士文思泉涌。他的人生充满奇怪而骇人的遭遇，他的性格带着逾矩的色彩，而他的命运多有令人悲悯之处。这样的情况自然催生出传奇来，明智的史学家都会谨慎地不去挑战它。

① 《思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与艺术》，修戈·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著，1914年于莱比锡经由史温格与汉尼施出版。

② 即终身未嫁的伊丽莎白一世。——译注

但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恰恰不是一位明智的史学家。他挑明自己写作那本传记^①的目的，正是要澄清关于他父亲后半生“某些广为流传的误解”，这些误解“对仍在世的人造成不小的困扰”。显然坊间流传的思特里克兰德生平，有许多地方都让这样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感到困窘。我怀抱着很大的兴味拜读这部作品，我也很佩服自己这样做，因为它实在索然无味。思特里克兰德先生笔下描绘出一个杰出的丈夫及父亲，一个性情和蔼、努力勤奋、品行端正的人。现代的牧师在研读解经学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将事情避重就轻解释的惊人能力，不过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诠释”自己父亲人生中所有事实的细腻手法，可能是身为孝顺儿子的他比较想记得的父亲面貌，而这样的细心假以时日想必能让他登上教会里的大位。我已经能想象他强健的小腿肚裹上主教的袜套。这样做很冒险，虽然也可能很勇敢，因为广为流传的说法对思特里克兰德的声名大噪功不可没：因为许多人之所以为他的艺术所吸引，是源自于对他人格的嫌恶或是对他丧命的同情；而儿子这样的一番好意等于是对父亲的倾慕者浇了冷水。因此他最重要的一件作品《萨马利亚的女人》^②，在思特

① 《思特里克兰德：其人与其作品》，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之子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著，1973年海因曼出版。

② 这幅作品在佳士得拍卖行藏画目录里的描述如下：一名社会群岛原住民的裸女，躺卧于溪流旁的地面上。背景是棕榈树、芭蕉等热带风景。

里克兰德先生的传记出版引起讨论后，售给佳士得的价钱比九个月前足足少了两百三十五英镑也绝非意外；因为当时购入的知名收藏家不幸猝死，才让这件作品又回到了拍卖场上。倘若不是人类奇特的造神能力，让渴望超凡出世的人们对这个令人失望的故事嗤之以鼻，或许单凭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本人的力量和创造力还不足以扭转情势。没过多久，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的著作终于让所有艺术爱好者的疑虑一扫而空。

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属于那种相信“人性之恶深不可测”的历史学家；在他们手中读者可以确保获得阅读的乐趣，不像某些心怀不轨的作者，总乐于将传奇故事中的伟大人物描写成循规蹈矩的样板人物。就我自己而言，我可不想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间除了金钱往来之外再别无纠葛；想说服我提比略^①是和英王乔治五世一样无可非难的君王，那可需要（感谢老天爷，这种证据看来很难找到）比现有更充足的证据才行。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曾经以犀利的言词批评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那本无害的传记，以致你不得不同情起这个倒霉的家伙来。他那些有所保留的话被贴上虚伪的标签，风格含蓄委婉则被毫不留情地斥为谎言，三缄其口却被污蔑为言而无信。身为作者这些小

①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尼禄（Tiberius Claudius Nero，公元前42-37），罗马皇帝。——译注

过错理应受到谴责，但身为传记主人公的儿子也还情有可原，不过却连累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被骂了进去，被博士批评为过分拘谨、虚假、自命不凡、诈欺、狡猾，还有厨艺欠佳。我个人则认为思特里克兰德先生驳斥世人对自己父母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快”的说法太过轻率，毕竟这种说法已深入人心；他宣称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在从巴黎寄来的信件里，形容她“这个女人真不得了”，然而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在书中印出信件复本，那句话原文其实如下：“我老婆真是天杀的。她这个女人真不得了。我多希望她下地狱。”当年教廷权威鼎盛的时期，也不会这样处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怀特布雷希特-罗托茨博士是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热情崇拜者，不必担心他笔下会将他漂白。他的眼力精准，总能看穿貌似单纯无辜的行为背后可鄙的动机。他不只学过艺术，同时也是精神病理学家，潜意识中的秘密在他面前几乎无所遁形。连神秘主义者也没像他那样，可以在平常的事物中看到深沉的意义：神秘主义者眼中看到的是难以言喻之事，精神病理学家看到的却是无法说出口的事情。看着这位学识渊博的作者，热切地搜出各种可能损及主人公名誉的例证，莫名地令人着迷。只要能提出主人公为人残酷或卑劣的例证，他对主人公的同情便会增加；要是能找到被人遗忘的事迹来击溃罗伯特·思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一片孝心，他就会像宗教审判官将异端者定罪一样兴高采烈。他

的孜孜不倦令人赞叹。没有任何小事逃得过他的法眼，倘若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欠洗衣店任何一笔账款，他一定会巨细靡遗地列出来；要是他跟人家借了半毛钱没还，整个金钱往来的细节也绝不会遗漏。这一点作为读者的你大可放心。

2

关于查尔斯·思特里克兰德的一切已有许多著述，我再写些什么似乎有些多余。画家的纪念碑就是他的作品。的确，我比大部分人都要熟悉他：我在他还没成为画家之前便已认识他，他在巴黎那几年艰困的日子里我也颇常见到他；但若不是受到战争波及使我来到了塔希提岛，我想我也不会记录下自己的回忆。一如众人所知，他在那里度过晚年时光，而我也在那里遇见了一些熟悉他的人。我发现自己正好可以针对他悲剧性的生涯中最隐晦的那段时间，做出澄清与说明。倘若那些相信思特里克兰德之伟大的人没错，那么认识他本人的人现身说法，自然不嫌多余。假如有人像我对思特里克兰德一样熟识艾尔·葛雷柯，我们何尝不愿付出任何代价来换得那个人对葛雷柯的回忆？

不过我并不以这样的托辞自满。我忘记是谁说过，人们为了自己的灵魂宁静，每天都应该做两件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这样说的一定是位睿智的贤人，我也一直奉行这个劝诫，只要醒着的每